

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

44 江都政变

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现代语文版

资治通鉴

④江都政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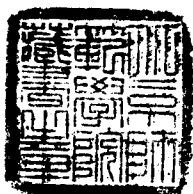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 柏杨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205117



1991 · 北京

1205117

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(44) 江都政变 台湾 柏杨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·6 $\frac{3}{8}$ ·146000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ISBN 7-5057-0346-3/K·48 定价: 3.50元

2A56/19

目 录

公元七世纪

公元六一八年至六一九年

- 江都政变，隋炀帝杨广被臣属所杀 (5)
- 隋三任帝杨侑把帝位“谲让”李渊 (26)
- 隋越王杨侗在洛阳登极，改年号皇泰 (27)
- 宇文化及毒死皇帝杨浩，登极称帝 (52)
- 王世充逼迫皇帝杨侗传帝位，自己登极称帝 (95)
- 河西地区归附唐王朝 (98)

公元六二〇年至六二一年

- 秦王李世民讨平定杨天子刘武周，刘武周
兵败，为东突厥所杀 (132)
- 夏王窦建德兵败被俘 (167)
- 郑帝王世充在洛阳降唐 (171)
- 刘黑闥起兵，自称大将军 (184)
- 梁帝萧铣降唐 (193)
- 吴帝李子通在杭州降唐 (197)

公元六一八年 戊寅

隋炀帝大业	十四年	(燕国漫天王王须拔四年)
隋恭帝义宁	二年	(楚帝朱粲昌达元年)
隋主 皇泰	元年	(楚帝林士弘太平三年)
唐高祖武德	元年	(夏王窦建德五凤元年)
		(魏公爵李密二年)
		(定杨天子刘武周天兴二年)
		(梁帝梁师都永隆二年)
		(永乐王郭子和丑平二年)
		(秦帝薛举秦兴二年)
		(秦帝薛仁果元年)
		(凉帝李轨安乐元年)
		(梁帝萧铣鸣凤二年)
		(许帝宇文文化及天寿元年)
		(魏帝魏刀儿元年)
		(燕王高开道始兴元年)

(大乘帝高昙晟法轮元年)

1 春季，正月一日，隋王朝(首都长安〔陕西省西安市〕)皇帝(四任恭帝)杨侑下诏，命唐王李渊上殿时不解佩剑，不脱木屐(剑履上殿)，奏事时不称姓名(赞拜不名)。

李渊既攻克长安，写信通知各郡县，于是东到商洛(陕西省商南县)，南到巴蜀(四川省)；各地郡长县长、变民首领，以及氐民族和羌民族部落酋长，争相派遣子弟前往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，请求归降；有关单位撰写回复他们的公私文书，每天以百为单位计算。

2 王世充既得到东都(洛阳)军队(越王杨侗增援王世充七万人，参考去年〔六一七〕)，遂进攻洛北(洛水以北)，击败魏公李密，向前推进，驻扎巩县(河南省巩县)北郊。

正月十五日，王世充命各军分别建造浮桥，渡洛水攻击李密，浮桥先建造完成的，先行过河，各军前后出发，行动错乱，不能一致。虎贲指挥官(虎贲郎将)王辩攻破李密大营外围栅栏拒马，李密军惊恐骚动，马上就要崩溃，可是王世充并不知道，竟吹起号角收兵，李密遂率敢死队乘机反击，王世充大败，士卒们为了争夺浮桥逃命，淹死的有一万余人，王辩战死，王世充侥幸逃生，洛北(洛水以北)隋朝廷各军，全部瓦解。王世充不敢返东都(洛阳)，一直向北投奔河阳(河南省孟县)。当夜(一月十五日)，狂风暴雨，天气严寒，士卒渡黄河时，浑身湿透，途中冻死的以万为单位计数。最后，王世充只带数千人抵达河阳(河南省孟县)，自己到监狱囚禁，请求定罪。越王杨侗派使节特赦，命王世充回东都(洛阳)，赏赐给他金银、绸缎、美女，安慰百端。王世充集合残兵败将，勉强有一万余人，驻扎含嘉城



七世纪 六一八年帝王群

(洛阳北)，不敢再出作战。

李密乘胜夺取金墉城(洛阳城西北。贾南风吞金屑酒处，参考三〇〇年)，整修城门、城墙、房屋、官舍，把总部迁到城中。征铎战鼓之声，传到东都(洛阳)城内。不久，李密军队扩张到三十万，在邙山北麓列阵，南向紧逼洛阳上春门。正月十九日，隋政府金紫光禄大夫(散官正三品)段达、国务院财政部长(民部尚书)韦津，联合出军抵抗；段达远远望见李密军容强盛，心中恐惧，先行回军，李密挥军追击，隋政府军立刻崩溃，韦津阵亡。于是偃师(河南省偃师县)、柏谷(河南省宜阳县南)，以及河阳(河南省孟县)民兵司令(都尉)独孤武都、遥兼河内郡(河南省沁阳县)秘书长(丞)柳燮、国务院国防部图籍司长(职方郎)柳续等，分别率武装部队，向李密投降。其他著名的变民军首领：窦建德、朱粲、孟海公、徐圆朗等，都派使节携带拥护李密早日登极称帝的奏章晋见；李密部属裴仁基等也上疏请李密早日确定皇帝位号。李密说：“东都(洛阳)还没有平定，不可谈这件事。”

3 正月二十二日，隋王朝西京(长安〔陕西省西安市〕)朝廷唐王李渊，命世子(王位合法继承人)李建成当左翼元帅，秦公爵李世民当右翼元帅，率领各路人马十余万人，增援东都(洛阳)。

4 东都(洛阳)粮食缺乏，宫廷库藏部长(太府卿)元文都等，招募自带伙食的义务守城军，一律任命为散官二品。于是手拿象牙笏版上朝的商人(西魏帝国以来，五品以上官员用象牙笏版)，多到无法计算。

5 二月四日，唐王李渊派祭祀部长(太常卿)郑元琬，率军从商洛(陕西省商南县)出发，前往南阳(河南省南阳市)开拓疆域，左领军府(十六禁军第十一军)军政官(司马)安陆(湖北省安陆市)人马元规，前往安陆、荆州(湖北省江陵市)、襄州(湖北

省襄樊市)一带,夺取土地。

6 李密派房彦藻、郑颢等,从黎阳(河南省浚县)向东推进,分道招抚宣慰州县。任命梁郡(河南省商丘市)郡长杨汪当上柱国、宋州军区(梁郡改宋州)总司令(宋州总管),李密亲笔写信给杨汪,说:“从前,我在雍丘(河南省杞县)时候,你曾经对我缉拿搜捕(李密妹夫、岳父被杀,参考六一六年),然而,射中带钩(管仲射中姜小白带钩,参考二五八年),砍断衣襟(勃鞞砍断姬重耳衣襟,参考四〇二年),我不敢跟姜小白、姬重耳相比,但我愿效法。”杨汪也派使节向李密示好,李密尽量笼络。房彦藻写信招请窦建德,请窦建德晋见李密,窦建德回信,措辞谦卑,礼貌周到,但借口罗艺将向南侵袭,自己必须留下来保卫北疆。房彦藻返回,走到卫州(河南省卫辉市),受到变民军首领王德仁狙击,被杀。

王德仁有部众数万人,盘据林虑山(河南省林县西),向四方抢劫抄掠,成为几个州的灾害。

7 三月四日,隋王朝西京(长安〔陕西省西安市〕)朝廷任命齐公爵李元吉当镇北将军、太原道(山西省太原市)大军元帅、十五郡军区司令长官(太原道行军元帅、都督十五郡诸军事),全权处理军事。

8 隋王朝皇帝(二任炀帝)杨广,自从到了江都(江苏省扬州市),荒唐淫乱,达到颠峰。宫内有一百余间房,全都十分舒适豪华,满住美女,每天由一房作东,宴请杨广。江都郡秘书长(郡丞)赵元楷,负责供应酒肉,杨广跟萧皇后,以及他心爱的小老婆,一房挨一房吃喝欢宴,酒杯从不离口,跟随他的一千余位小老婆,也常常一齐酩酊大醉。实际上杨广也晓得天下已经大乱,所以心情烦躁,无法安宁;退朝之后,就扎上头巾,

穿上短衣短裤，提着手杖，遍游宫里的亭台楼阁，直到夜晚才停，急于欣赏各种景致，唯恐没有看够。

杨广自己也会占卜算卦，喜爱东吴（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）方言，经常在夜晚摆下筵席，仰头观看星座，对萧皇后说：“外边恐怕有很多人要害‘依’（东吴人自称‘依’，‘我’的意思），然而，依至少也会封长城公爵，你至少也会当沈皇后那个角色（长城公爵，陈叔宝；沈皇后，陈叔宝正妻沈婺华），不必烦恼，一起共同欢乐饮酒！”遂满斟酒杯，沉醉不醒。杨广也曾经拿着镜子自照，回身对萧皇后说：“好脖子，谁要来砍？”萧皇后惊惶询问缘故，杨广笑说：“富贵贫贱，痛苦欢乐，轮流交替，何必悲伤。”

杨广知道中原已经大乱，没有心情回到北方，打算迁都丹阳（江苏省南京市），保守江东（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），命文武百官在金銮宝殿朝会时讨论，副总立法长（内史侍郎）虞世基等，都认为是最好的计划。右候卫大将军（十六禁军第六军〔正三品〕）李才，极力反对，主张杨广应返回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跟虞世基发生激烈争论，李才愤愤退出。监督院文书员（门下录事）、衡水（河北省衡水市）人李桐客说：“江东（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）低洼潮湿，地势险恶，可耕地太少，对内奉养皇家，对外供应三军，人民无法负荷，恐怕最后同样会发生变乱。”监察官（御史）弹劾李桐客诽谤政府。三公及部长级官员迎合杨广心意，一致说：“江东人民盼望圣驾巡视，为时已久，陛下南渡长江，亲自安抚人民，这可是姒文命（夏王朝一任帝）的事业（传说姒文命南巡，在会稽〔浙江省绍兴市〕扩大接见各封国国君）。”杨广遂下令兴建丹阳宫，打算迁都。

这时，江都（江苏省扬州市）粮食已经吃完，护驾的骁果武

士，差不多都是关中(陕西省)人，长期客居在外，想念故乡；发现杨广已无意西还，很多人暗中计划背叛杨广逃走。禁卫指挥官(郎将)窦贤首先率领他的部属向西逃亡。杨广派骑兵追击，斩窦贤，可是逃亡的人并不能禁止，杨广忧虑。虎贲指挥官(虎贲郎将)扶风(陕西省凤翔县)人司马德戡，一向受杨广的宠爱信任，杨广命他率领骁果武士，驻扎东城；司马德戡跟他的好友、另一虎贲指挥官(虎贲郎将)元礼，以及直阁将军(正五品)裴虔通商量说：“现在，骁果武士，人人都想逃亡，我打算报告，又怕先被诛杀；如果不报告，事情一旦发生，也不免全族被屠，如何是好？又听说关内(陕西省)已经沦陷，李孝常献出华阴(陕西省华阴县)叛变(参考去年〔六一七〕)，皇上逮捕李孝常的两个老弟，打算处死。我们家属都在那里，怎么能没有这种忧虑！”二人大为恐惧，说：“事已如此，我们怎么办？”司马德戡说：“骁果武士如果有逃亡的，不如和他们一起逃亡！”二人都说：“对极。”于是互相结交同党，立法官(内史舍人)元敏、虎牙指挥官(虎牙郎将)赵行枢、鹰扬指挥官(鹰扬郎将)孟秉、监督院(门下省)玉玺管理官(符玺郎〔正六品〕)牛方裕、监督院(门下省)事务官(直长〔正七品〕)许弘仁、薛世良、皇宫总管署(殿内省)宫门管理官(城门校尉〔从四品〕)唐奉义、御医(医正)张恺、勋卫指挥官(勋侍)杨士览等，都参加他们的行动，日夜聚在一起，即令在大庭广众中，也公开讨论叛变逃亡计划，既不畏惧，也不躲避。有宫女报告萧皇后说：“外面有人准备谋反！”萧皇后说：“随你报告皇上。”宫女报告杨广，杨广大怒，认为宫女不可说这种话，斩宫女，以后，宫女们再报告萧皇后，萧皇后说：“天下事一旦弄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没有人能够挽救，何必多说，徒使皇上忧愁。”自此之后，再没有人通风报信。

赵行枢跟建筑部副部长(将作少监)宇文智及,一向友好;杨士览,是宇文智及的外甥,二人把逃亡计划告诉宇文智及,宇文智及大为高兴。司马德戡等约定三月十五日结队向西逃亡。宇文智及说:“皇帝(主上)虽然无道,但威望仍在,命令仍有人执行,你们逃亡,正如同宴贤,自己找死。而今,上天已决心消灭隋王朝朝廷,英雄好汉,纷纷起事;同心逃亡的已数万人,用这些人去作一件大事,这是帝王局面。”司马德戡等赞成。赵行枢、薛世良,建议拥护宇文智及的老哥、右屯卫将军(十六禁军第十四军〔从三品〕)许公爵宇文化及当领袖,大家同意,盟约签订之后,才报告宇文化及。宇文化及反应迟钝,而又胆小如鼠,听到政变计划,脸色大变,浑身淌汗,但最后仍是接受。

司马德戡命许弘仁、张恺进入备身府(十六禁军第七军、第九军),告诉他所认识的骁果武士,说:“陛下听说骁果武士打算叛逃,正在酿制大量毒酒,打算利用宴会时机,全都毒死,只跟南方人留在江都(江苏省扬州市)。”骁果武士大为恐惧,互相转告,政变的阴谋越发积极。三月十日,司马德戡召集全体骁果军官,告诉他们将有什么行动,大家异口同声说:“全听将军命令。”当天(三月十日),忽然刮起大风,天气阴暗,白昼如同黄昏,下午五时后,司马德戡偷出皇家御厩马匹,武器早已暗中准备妥当;晚上,元礼、裴虔通等,在皇宫殿阁值班,负责殿内安全;唐奉义负责城门安全,跟裴虔通相约,所有城门仅只半掩,而不下键上锁。三更(零时至二时)时分,司马德戡在东城集结军队数万人,燃起火把,跟城外部队互相呼应。

杨广在宫中看到火光,也听到外面人声喧哗,问发生什么事?裴虔通回答说:“草料库失火,正会同城外的人扑救!”当时,宫内跟外界隔绝,杨广相信。宇文智及跟孟秉,在宫城外集结

军队一千余人，劫持候卫府（十六禁军第五军）虎贲指挥官（虎贲郎将）冯普乐，派军分别把守街巷。燕王杨倓发觉情势变化（杨倓，代王杨侑的老弟），深夜，从芳林门侧的水洞，进入宫墙，走到玄武门，假装有病，说：“我突然得了急病，马上要死，请准许我见祖父（杨广）一面。”裴虔通等当然不会替他转报，立即把他逮捕囚禁。

三月十一日，天还没有亮，司马德戡把军队交给裴虔通，接替宫城各门卫士岗位。裴虔通从城门率领数百名骑兵，进入象殿，护殿士卒大声传话说：“有贼！”裴虔通立即后退，下令关闭所有城门，只开东门，驱逐殿内所有禁军卫士出城，大家发现情形不对，纷纷放下武器逃走。右屯卫将军（十六禁军第十三军〔从三品〕）独孤盛对裴虔通说：“哪里来的军队，怎么有点奇怪！”裴虔通说：“情势所逼，与你毫不相干，请特别谨慎，不要乱动！”独孤盛大骂说：“老贼！你说的是什么话！”来不及披挂铠甲，就率领左右侍从十余人拒战，被乱兵格杀。独孤盛，是独孤楷的老弟（独孤楷，参考六〇二年）。御前带刀贴身卫士（千牛）独孤开远，率殿内护殿士卒数百人，前往宫城玄武门，敲门呼喊说：“军队武器，全都整齐，仍可以击破盗匪。陛下如果出来亲自督战，人心自然平定。不然，大祸临头。”门里一片沉寂，竟无人答应；士卒遂稍稍逃散，政变军捕获独孤开远，敬佩他的忠义，把他释放。从前，杨广挑选勇敢健壮的官奴数百人，命他们防守玄武门，称之为“给使”，用以防备非常事变，对待他们十分优厚，甚至把宫女赏赐给他们。宫廷女管理员（司宫）魏女士，深受杨广信任，字文化及跟她交结，由她充当内应。那天（三月十日），魏女士假传圣旨，任由“给使”出宫，所以仓卒之间，没有一个人留在岗位上。

司马德戡等率军从玄武门进入宫城，杨广听到政变消息，急忙脱下皇帝衣服，换上普通服装，逃到西阁。裴虔通跟元礼率军攻击东阁，魏女士把门打开，政变军进入永巷，询问：“皇上在哪里？”有一个美女出来，指指西阁。指挥官（校尉）令狐行达，拔刀直进，杨广隔着窗子，问令狐行达说：“你是不是打算杀我？”令狐行达说：“不敢，只是打算请你西返！”遂挟住杨广，走下阁楼。杨广当晋王的时候（六世纪八〇、九〇年代），裴虔通是他的左右亲信，现在，杨广一看到裴虔通，就说：“你难道不是我的老友？有什么怨恨，一定要谋反？”裴虔通说：“我不敢谋反，只为了将士们想回自己家乡，打算请你回京（首都长安）而已。”杨广说：“我正是要回京，只因上江（长江）运粮船还没有到，才一直拖延，现在就和你一同动身！”裴虔通派军队看管杨广。

天亮（仍是三月十一日），孟秉派武装骑兵迎接宇文文化及，宇文文化及害怕得抖成一团，说不出话，有人前来晋见，宇文文化及只会手扶马鞍，不敢抬头，连称：“罪过！”等到了城门，司马德戡晋见，把宇文文化及引到金銮宝殿，尊称他“丞相”。裴虔通对杨广说：“文武百官都在金銮宝殿，陛下必须亲自出去慰劳。”把自己所骑的马拉过来，逼杨广上马，杨广嫌马鞍和缰绳破旧，不肯上马，裴虔通命换一副新鞍新缰，杨广才上马。裴虔通一手拉缰，一手提刀，走出宫门，政变军大为兴奋，呐喊号叫，声音震动大地。宇文文化及大声斥责说：“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干什么？还不带回去下手！”杨广问：“虞世基在哪里？”政变军将领马文举说：“已砍下人头。”政变军再把杨广拉到寝殿，裴虔通、司马德戡等，钢刀出鞘，站在一旁。杨广叹息说：“我有什么罪？这样待我！”马文举说：“陛下背弃皇家祖庙，不停的出巡游逛，对外不断发动战争，对内极尽所能的奢侈荒淫，使全国青年死在刀

箭之下，妇女儿童尸体填满水沟山谷，人民失业，盗贼遍地；专门信任花言巧语的摇尾份子，粉饰太平，拒绝规劝，怎么能说你没有罪？”杨广说：“我实在辜负人民，但对于你们，荣华富贵，应有尽有，而且都到顶点，为什么这个样子？今天的事，谁是首领？”司马德戡说：“普天之下，全都怨恨，岂只一个人！”宇文文化及又派封德彝条条宣布杨广的罪状，杨广说：“你乃是知识份子，怎么也做这种事！”封德彝感到惭愧，退走。杨广最疼爱的幼子、赵王杨杲，年十二岁，在杨广身旁悲号哀哭不停，裴虔通举刀一挥，砍下杨杲人头，鲜血喷到杨广衣服上。政变军就要向杨广动手，杨广说：“皇帝自有皇帝的死法，怎么可以死于刀锋，把毒酒拿给我！”马文举等拒绝，令狐行达抓住杨广领口，猛的一按，按得杨广跌撞坐下。杨广发现他已绝望，于是解下自己的丝巾，交给令狐行达；令狐行达遂用那条丝巾，把杨广绞死（年五十岁）。最初，杨广自知大难会随时临头，经常携带一瓶毒药，对他所有心爱的小老婆说：“盗匪如果打进来，你们应该先喝下，然后我喝。”等到政变发生，找人去拿毒酒，左右侍从早就四散逃走，竟无法拿到。萧皇后跟宫女、宦官，拆掉漆床上的木板，做一个棺材，把杨广和赵王杨杲，一起浮厝在西院流珠堂。

魏征曰：

杨广在少年时代，就有美好的声誉，南方平定陈帝国，北方击退突厥汗国，兄弟群中，只他拥有威望及军功。于是，他开始虚情假意，伪装善良，暗藏奸诈，因而取得娘亲独孤皇后的欢心，排除老爹杨坚的顾虑。上天既决定要使中国混乱，杨广遂登上太子宝座，更攀登皇帝高位，继承

祖先基业。土地面积之广，超过三代(夏商周)；声威传播之远，可汗叩头；使最南方穿越国衣裳的人，经过几重翻译，都向中国归附。从此，金钱像是泉源，从都城溢出四流；粮食堆积如山，全都委弃边塞。

杨广仗恃富有强大，想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。藐视商、周王朝政治制度，认为格局太小；崇拜秦、汉王朝的扩张，认为规模宏大。自觉才气纵横，所以随时炫耀，然而骄傲狠毒，内心又险恶暴躁。外表故意做出沉默寡言模样，衣服华丽，鞋帽高贵，掩饰他的阴险；铲除规劝他的官员，遮盖他的过错。淫乱荒唐，毫无节制，法令规章，越来越多。教育使人弃绝四维(礼义廉耻)，刑法常用五种酷刑。杨广像锄草一样，锄掉兄弟骨肉；像杀猪一样，杀尽忠良贤臣。受到赏赐的人，看不见他们的功勋；而被诛杀的人，没有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。

因骄傲愤怒，不断发动战争，不断出击；因贪婪炫耀，不断兴起土木工程，永不停息。屡次前往朔方(山西省北部)，三次驾临辽左(辽东半岛)，旌旗飘扬万里，征收捐税的手段百种。奸滑的官员欺凌压榨，人民无法承担。杨广更用紧急命令和恶毒条款，加重惩处，严厉刑罚和恐怖拷打，罩向人民；再动员军队，用它的声威，残酷镇压。从此，四海之内一片骚动，人民求生不能。

不久，杨玄感在黎阳(河南省浚县)掀起战乱，突厥汗国在雁门(山西省代县)发动包围。杨广却抛弃中原，远走扬州(江苏省扬州市)、越州(浙江省绍兴市)，地痞流氓趁着这个机会，纷纷聚众起兵，强大的与弱小的变民集团，互相厮杀，关塞紧闭，桥梁阻绝，交通中断。杨广乘坐的车

轿，一去不返。再加上军队屠杀，人民饿死，逃出故乡，流亡道路之上，辗转死在水沟山谷，占全国十分之八九。

于是，变民集团聚集山间水上，像刺猬的毛一样，遍地都是。力量大的控制地区跨越数州或数郡，有的称帝，有的称王。力量小的则千人百人，集结郡县，攻击城池，抢劫村落。鲜血横流，汇成河川湖泊；死人纵横，如同乱麻。燃火煮饭的人来不及打碎尸体骨骼，饥饿难忍的人来不及跟别人交换幼儿。茫茫大地，同时成为麋鹿游荡的场所；芸芸众生，全都成了毒蛇野猪的食物。四面八方，千里万里，向中央纷纷禀报求救，而杨广仍认为不过是一些老鼠般小贼和一些偷窃强盗，不必担心。上下互相蒙蔽，拒绝面对现实。

杨广振起蜉蝣的两翅，在夜间也去享受快乐，等到土崩鱼烂，罪恶满盈，普天之下，没有一个不变成仇人，平常最忠心的左右侍卫，都成了敌人。杨广却始终不能觉悟，跟嬴胡亥的命运一样，以全国最高领袖之尊，死在一个凡夫之手。亿兆人民，没有一个感激杨广，全国九州，也没有一个发动军队勤王。儿子弟侄，同被屠杀，骨骸抛弃，无人掩埋，帝国王朝覆灭，皇家本支及旁支，全都杀光，人类自从有文字以来，直到今天（七世纪三〇年代），天崩地裂，人民涂炭，自身被杀，家国灭绝，还从来没有比这更悲惨的景象。《书经》说：“老天作恶，还可逃避；自己作恶，不可原谅。”《左传》说：“是吉是凶，由自己决定，魔鬼不会无中生有。”又说：“战争，好像是火，如果不把它扑灭，会把自己烧死。”观察隋王朝政府的存亡，这些话已经应验。